

朱江风

著

匈奴崛起 楚汉争雄  
汉匈和亲 西域逐日

天山逐日

# 匈奴演义

下卷

北京日报出版社

朱江风  
著

下卷  
天山逐日

# 匈奴演义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匈汉演义 / 朱江风著. —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77-2725-6

I. ①匈…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9562号

## 匈汉演义

---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市博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60.25

字 数: 1120千字

定 价: 120.00元(全三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 录

- 第九十一回 成未央萧何遽责让 护公主吕后闹宫闱 ..... 657
- 第九十二回 说封禅两小无猜忌 迁大姓刘邦实关中 ..... 664
- 第九十三回 议废立朝堂起争端 制汉边匈奴有余略 ..... 671
- 第九十四回 安北境燕王落机阱 谏太尉聂子止屠城 ..... 678
- 第九十五回 杀淮阴吕后干朝政 拒柴武韩王诀参合 ..... 685
- 第九十六回 全恩义栾布哭彭越 绥南越陆贾说赵佗 ..... 692
- 第九十七回 剿淮南薛生陈三策 阻泗水刘濞试锋芒 ..... 699
- 第九十八回 唱大风皇帝归故里 诛黥布刘氏立吴王 ..... 706
- 第九十九回 开和亲汉廷绥边患 存忌惮卢绾断归程 ..... 713
- 第一百回 记大功单于敷岩史 居伟业高帝垂千秋 ..... 720
- 第一百零一回 预后计酈陈安朝政 怀嫉恨太后祸宫廷 ..... 727
- 第一百零二回 随萧规曹相守勿失 寄褒书单于探长安 ..... 734
- 第一百零三回 哭无泪后宫觐朝纲 连灾异内外积暗流 ..... 741
- 第一百零四回 行大计臣主悦阼氏 剪刘氏吕雉诛亲王 ..... 748
- 第一百零五回 泄血愤男儿讨酒令 御长鞭行帐论天山 ..... 755
- 第一百零六回 鬼魅入怀太后终寿 诸吕遑迫倚借颖阴 ..... 762
- 第一百零七回 夺兵权酈寄诬吕禄 定大局老臣迎代王 ..... 769
- 第一百零八回 归旧部王子承绪业 居未央刘恒开治篇 ..... 776
- 第一百零九回 逐悲歌六骏谏昆莫 吞血泪人子心飘零 ..... 783
- 第一百一十回 昭治世汉帝绥番禺 劝农桑天子开籍田 ..... 792
- 第一百十一回 隐渤海白发伴野鹤 征月氏双雄阻天山 ..... 799

第一百十二回	启王道朝廷张言路 避天险右王窥绿洲 .....	806
第一百十三回	勘冷海昆莫馈渔子 省马邑阚氏怀乡忧 .....	813
第一百十四回	探雁门狡侯闻秘道 出多管雄主谋城郭 .....	821
第一百十五回	返故国宿将虑王事 控山隘副将忆留根 .....	829
第一百十六回	发车骑老相御上郡 游太原天子安济北 .....	836
第一百十七回	勘金山摹壁仿秘器 泛湖岛慨怀续酒食 .....	843
第一百十八回	临交河右将悚高塔 屈八城左路拔头筹 .....	850
第一百十九回	忌昆仑三思行大略 试石机一抛降交河 .....	857
第一百二十回	阻敦薨术柘穷心智 和于阗冒顿破全局 .....	864
第一百二十一回	城郭鸟散排军无战 官室闲话王子有心 .....	871
第一百二十二回	国难当头信臣受命 家事无解阚氏流连 .....	879
第一百二十三回	议战局惊武相辞世 唱史诗激漂客动情 .....	887
第一百二十四回	沙山口勇士演奇术 野果谷滑板救冥蒙 .....	896
第一百二十五回	将士守土血战未已 王庭远虑旧策弥新 .....	903
第一百二十六回	残雪阵上有进无退 流水营前欲战还休 .....	911
第一百二十七回	昆莫怀柔轻渡天险 月氏避祸举族南迁 .....	919
第一百二十八回	知天命天子决先死 存大计大将生后军 .....	927
第一百二十九回	拒刘长单于绝异念 隔万里冒顿透真情 .....	935
第一百三十回	慎弥危机储君智远 征战经年岁月留殇 .....	943
第一百三十一回	匈奴王子名分各定 汉室兄弟诡曲难辞 .....	950
第一百三十二回	北南恩怨千头万绪 完璧归史收束全篇 .....	957

## 成未央萧何遽责让 护公主吕后闹宫闱

陈豨神色惊讶，问：“果真如此，我将奈何？”韩信没有回答，却告诉他：“这算是我亲身经历的教训，不能不跟老弟说一声。”

其实，陈豨对此次皇上授予炙手可热的大权，多少也感到烫手。前来拜访，本就是有意讨教出路。经韩信点透，内心更加惶惑。于是追问：“一旦面临困境，我该如何应对呢？”

韩信摇摇头，回答：“你看我自己就这样了，到底能怎么办！当初并非无力起兵抗拒，但那是一件太难下决心的事情啊！”

陈豨点头，退一步问：“果真遇到难处，可以向您请教吗？”

韩信用力握了握陈豨的手，算是回答了。

陈豨从年轻时就仰慕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平日里尤其喜欢“养士”。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些实用人才正好能在边地有所发挥。陈豨出发上任，跟随的宾客竟至占用了一千多辆马车，途经赵国时，把邯郸的驿舍住得满满当当。陈豨本人习以为常，可韩信听说了，不免暗中替他捏了一把汗。

开春二月，刘邦抵达长安，考虑把雒阳，连同栎阳的摊子都搬到新建的都城来。未央宫第一期工程建设已粗见规模，且部分完工，萧何请刘邦视察。刘邦让萧何坐在自己的车上，陪同前往。

未央宫坐落在长乐宫的西侧，周回二十八里，北面隔渭水与秦朝的咸阳市相望。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有道路相通，车过东门，刘邦抬头观看：“呀，好生宏伟壮丽！”只见“苍龙阙”三字大书额上，心中可是美得了得。他兴致盎然地一面观看，一面听萧何讲解。

未央宫的设计规模宏大，现已建成的有北门楼、东门楼、前大殿、武库、太仓。北门为正门，旁有公车门、司马门；东门是通向长乐宫的，所以也建造了门楼。北门楼号玄武阙，与苍龙阙皆高达三十丈。西、南两面却不造楼，也不开门。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在玄武与朱雀、青龙与白虎彼此对立的观念中，萧何采用堵塞通道的方法进行压制，借以驱邪避灾。

还有一种讨好的解释，咸阳在渭水北岸，昔日秦朝的宫殿都在北边，而长安在渭



水之南，把北阙作为正门，也就是把秦朝的宫殿当作了未央宫附属的警卫性、排场性建筑物。当然还有实用性。文臣武将的官署、住宅都安排在故秦宫室区旧址上，如此他们到未央宫来，便无须从城外转到“南门”去。

主体建筑未央前殿依龙首山北坡的形势而建，刘邦由衷地惊叹：“比长乐宫壮丽多啦！”萧何介绍：“这座前殿东西向展开有五十丈，进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两人下车，由萧何引导进到宽大的正室。萧何说：“这就是宣室了，圣上在这里与群臣议事，必然心情愉快！”刘邦不禁面露喜色。正在寻找那种感觉呢，瞥一眼兴奋中的萧何，却沉下脸来，指责说：“天下多年来被征战所苦累，你为啥要搞得这么过分呢！啊？”萧何露出几分惶惑，躬身回答：“臣想，正因为天下还没有安定，所以才有必要兴建宫室。天子统四海为一家，宫室不壮丽就没有显示权威的象征物。再说，圣上是开国皇帝，总不能让后世建造的宫室超过未央宫吧！”刘邦认真想了想，转嗔为喜，安慰萧何说：“看来，朕错怪你了！”然而萧何的感受是，昔日那位哥们儿从此不见了，当年为自己所关照的那个泗水亭长则彻底消失了。

未央宫所在的“长安”本属于乡级建制。刘邦当即传旨修筑城池，设立县治，命名为“长安县”。到汉武帝刘彻时，长安新建了钩弋殿、白虎殿、昭阳殿、麒麟阁、天禄阁、金马门、甲观、画堂、弄田等，总规模达到台殿楼阁四十三，山景池塘十三，门阙九十五，内部道路七十里，宫室建设全面完成。为了讨伐昆吾夷，又增建了周回四十里的昆明池，在那里教习水战。平时养鱼，供皇上游戏。鱼提供给各处陵庙祭祀，多余的也送到市场上出售。

迁移诸事已定，朝纲礼仪、各种政策都在陆续到位。皇家内政建设急需步入有序，刘邦便布置设立宗正官，工作从序定皇帝九族着手。这“宗正”的官爵自西周至战国一直存在，秦、汉皆位列九卿，惯例由宗室担任，掌管皇族、外戚事务。

忙活了一阵，到初夏四月，刘邦起驾去雒阳。这一年刘邦把大部分精力投向了恢复经济，稳定社会。

光阴倏忽，不觉已是高帝八年（前199年），又一个冬季来临。刘邦离开故乡多年，正想回去看看，却接到赵王张敖的奏报，说韩王信部众从代郡南下恒山郡，已占领东垣。东垣位于今河北石家庄东，时为恒山郡郡治，是太行山东麓北上南下的战略要地。

刘邦只得暂缓返乡，重又亲征东垣。行军至泚水南岸，刘邦驾临位于今河北柏乡南的柏人县，在馆驿中住下。



当晚半睡，刘邦心口扑通扑通地跳，翻来覆去没法入睡。便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呀？”侍从回答：“是柏人县。”刘邦想：“柏人，迫人也，怪不得心惊肉跳！”便吩咐：“走，朕不住了！”他哪里知道，此时馆驿厕所的夹墙中早有士兵埋伏着。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无形中流产，贯高这才觉得刘邦果然是真命天子。

军抵东垣，窜扰的韩王残部却闻风逃遁去了。显然是张敖心虚，而贯高等人别有用心，便夸大了危机，弄得重锤打苍蝇，还扑了个空。刘邦很生气，骂几句“贼寇”，再骂几声“小子”，班师回朝。

十二月，刘邦到长安住下问政，三月回到雒阳。正是柳枝吐芽的时节，满城百姓熙熙攘攘出城踏春，水畔蹊径笑语欢声，到底和平时节，古都气象。大汉立朝整整三年了，尽管烦扰不断，但经济还是得到了初步恢复，尤其大户集中的雒阳。刘邦进到城里，看见富者高车驷马，壮士身佩宝剑，商户男女殷实人家个个穿着绫罗绸缎，与贫穷苦力、流浪乞讨的人群形成强烈对比，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回到宫里，便传下圣旨：自即日起，商人不许穿锦、绣、绮、縠、绌、纁、罽等各类带花纹的丝织品和纺织精细的纱、麻、毛织品，不准携带兵器、乘车、骑马。诏令既下，嚣张浮华之气顷刻扫尽。

北方游牧强邻匈奴，却是一个无法用诏命来解决的困惑。白登之战后，冒顿单于虽然暂时撤走了，可是游牧的种子却被漠风劲吹一路东来，在雁门、代郡、上谷的山间草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大股、小股的挽弓之士们已经摸着了汉朝的底细，便放开手脚，对边境城邑频繁发动袭击骚扰，大肆掳掠，毫无顾忌。匈奴轻骑就像天上的云、草原上的风，进退自由行踪飘忽，弄得汉军战无可战，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这一天，雁门又送来急报。如此反反复复，刘邦终于觉得匈奴是个长久的麻烦，内心如百蛇缠绕，弄得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身上那许多的伤痛也频繁发作，真有点扛不住了。白登的经历，让他越来越器重刘敬。有心之人见识见长，他现在应该是个匈奴问题专家了吧！

建信侯刘敬奉召觐见。刘邦询问：“匈奴看来是个大麻烦了，爱卿可有对策？”刘敬正从春秋诸侯策略中找到了一剂良方，只因过于敏感，未敢轻言。见皇上问及，便拐着弯子引导，说：“今天下初定，将士疲惫，匈奴一时无望用武力来解决。”

刘邦心想，能用武力，我还找你这个文臣来干吗？只听刘敬继续说：“冒顿不择手段弑父夺位，把一帮后母都弄来当老婆，凭借强力征服四邻，显然也没法用仁义来劝导。”

刘邦直截了当地问：“你有办法吗？”





刘敬回答：“臣以为，此事只能从长远考虑，徐徐以图。办法臣倒有一个，若依计而行，不久匈奴的子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大汉的臣属了。但是，我担心陛下不肯做。”

刘邦将信将疑，却也感到新奇，便说：“如果切实可行，却因何不肯！”

刘敬于是仗胆说：“陛下如果能把嫡亲的长公主嫁给单于，并陪上丰厚的嫁妆，那冒顿必然心为所动，立公主为阏氏……”

刘邦忽然觉得，刘敬这点子比之陈平，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心里显得复杂起来，但还是认真琢磨起可行性。

皇上没有动怒，这第一关算是过了。犹豫是必然的，刘敬开始竭力劝说：“若如此，冒顿在位，他就是陛下的女婿；他死了，您的外孙就是单于。哪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分庭抗礼！匈奴人既好色又贪财，陛下每年可把国中剩余而恰好匈奴缺乏的物资赠送给这个女婿，总强似他主动来抢。再说，还可以乘机派一两个善辩之士，拐弯抹角地用礼仪实施教化。这个办法，可不战而使匈奴逐渐成为汉臣。”

刘邦说：“这主意好倒是好，只不过朕的长公主……”

刘敬见皇上心动，便趁热打铁：“国初兴，朝中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不稳住匈奴人可是不行的呀！”

刘邦叹口气，说：“那好吧，容朕试试！”

平时刘邦多半住在戚姬那里，这回得去哄皇后。先编个法子说话：“这些年我四处奔忙，可把你给冷落了，然老夫老妻的，心里不免时常惦记着呢！”刘邦语重心长。吕后从鼻腔里笑出声：“老夫老妻的，还能图什么热乎！我知道陛下你忙，就去忙你的呗！”虽说话里有话，但说的也是真心话。吕雉自从回到刘邦身边，心底总惦记着朝堂上的动静。再说，身边有小白脸审食其陪伴，并不寂寞。

刘邦又说：“这些日子，匈奴人的事情真让人心烦，闹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吕雉问：“又发生什么事了吗？”刘邦皱起眉头：“你是知道的，云中、雁门、代郡、上谷那边隔三岔五被侵扰，唉，民不聊生，官吏们惶惶不可终日。我是皇上，不能总是回避这个现实呀！”吕雉忙问：“有办法吗？要我帮你参谋参谋？”又怨道：“那些该死的大臣，关键时不能替皇上分忧，要他们何用！”

刘邦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回答：“主意倒是有一个，我看还行，但是这决心得靠你来下呀！”吕雉很是惊讶，自从拿下韩信，内政的事她可以说沾边了，但外交方面还没插过手呢。她有些疑惑，也有些跃跃欲试。见刘邦吞吞吐吐，便催促：“什么大主意偏是离不了我个妇道人家，就说出来听听！”



刘邦这才把计策说了出来。吕雉一听就急了：“太尉、将军们难道都死绝啦？看他们争功的那会儿，都什么劲头……陈豨不就派在那块儿管事吗？为何却要女人替他挡在前头！”刘邦赶忙辩护：“不正想办法嘛，这还算个主意嘛！”吕雉问：“是哪一个出这馊主意来，他不晓得鲁元已经许配给张敖了，啊？好生可恶！”刘邦一看说不拢，便起身：“你先别急，想想可也有些道理。”说罢，抬腿就走，再不听皇后唠叨。

事情搁浅了，可边地急报还是不断传来。刘邦无计可施，回头又跟皇后商量。这回说得急了，吕雉便大哭说：“你心狠呀，我只有太子和这个女儿，你因何偏要把女儿抛弃到匈奴去呢？”刘邦还需要回答吗？他沉下脸，一甩袖子，还是落得个走人。

思去想来毫无出路，只好问刘敬：“能否从后宫选一个长相标致的女子；再不行，就从亲王家里找一个来代替，你看行吗？那也是我刘氏的公主啊！”刘敬不以为然，说：“冒顿本就狡诈，他一旦看穿，就不会真的与我大汉亲近，这个办法兴许就不灵了！”刘邦说：“是啊，冒顿兴许不忙挑明，但这个把柄握在他手里，等拿出来说时，朕就百口难辩啦！”他没主意，正好有赵国使臣求见，便暂时把事情搁下。

这使臣汇报过公事，却递上一份密奏。刘邦看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当下召灌婴来，命他立即前往羁捕赵王张敖和贯高、赵午等人，指示“赵群臣宾客敢从张王者，皆族”。刘邦的心思还挂在匈奴那边，这一刻瞌睡正送来了枕头。

风声先到，参与谋划的赵午等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喝一通酒，慷慨而歌，纷纷拔剑欲行壮烈。贯高闻讯赶来，见状骂道：“这事是谁让你等干的？现在连累赵王一起蒙难，你们一个个都死了，谁来说清真相？”众人止剑，有面面相觑者，但死的已经死了，其中包括赵午。

张敖等一千被装进密封的囚车内，押解到长安。囚车后面还枷锁着十几名另册的从犯，其中有郎中田叔、孟舒，都自行削发，用铁圈束颈，以赵王家奴的身份跟随。

未央宫已经竣工，长安县城建设也已经粗具规模，刘邦来到长安，准备大会朝臣举行庆典，从此就要安心在关中待下去了。一千人犯押到，刘邦下令交给有司审讯定罪。事关重大，廷尉必须亲自过问。

立即过堂。贯高说：“这事是我私自领着一帮弟兄干的，赵王实是蒙在鼓里。”可大局所需，此时拿的就是张敖。主审官下令用刑，连日来鞭打不下几千下，但贯高的说法没有丝毫改变。于是急了，改用刀刺。贯高体无完肤，反复昏死过去，皮肉上已经没有可以用刑的地方了。

皇后吕雉听到张敖被捕，很是吃惊，直觉其中必有隐情，就来劝刘邦：“我看就



公主许配一条，赵王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何况敖儿性情温顺，两家又是世交，皇上更有大恩于他父子！”刘邦火气冲天，吼道：“他是不该有这种事，无奈却有啦！”又抢白：“你个妇人之见。张敖一旦占据天下，难道偏偏缺少你的女儿！”

廷尉宣义无奈贯高，便如实向刘邦汇报了庭审用刑情况。刘邦经吕雉提醒，还真想起了张耳，内心里便不打算过分委屈张敖。他出人意料地大发感慨：“嘿，这贯高还真算得个壮士，啊！”恰巧中大夫泄萑在一旁，刘邦便问：“听说你是贯高的同乡？”泄萑不知道皇上的用意，躬身回答：“是，请圣上示下！”中大夫在春秋时期属二等大夫，到秦朝，演变为皇帝的侍从官，汉初沿置，负责发表议论。

只听刘邦问：“这个人平常怎么样？”泄萑看出皇上故作轻松，也是出于本分，便回答：“我和贯高同邑，对他算得上了解。他这个人从来就以义立身，最是信守诺言。”刘邦点头，说：“尽管如此，出了这种事情，赵王还是要负责的。”于是，派泄萑持节去狱中探望。

泄萑代表皇上慰问贯高，两人从小儿玩大的，见面高兴自不说，还是无话不谈。泄萑便乘机套问：“张王果真没有谋反的计划？”贯高回答：“你说，按人之常情，谁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儿？现今我罪及三族，难道我爱赵王胜过至亲？可赵王确实不肯谋反，事情确实是我们这些人独自干的呀！”两人若无其事地交谈，把谋反的原因、经过说得一清二楚，但贯高完全回避了劝说张敖一节，只强调他完全被蒙在鼓里。

泄萑详细向刘邦做了汇报，不由人不信。这时，诸侯王、重要的地方大员都已齐聚长安预备庆典。

长安建都仪式暨未央宫落成典礼举行，刘邦升殿，接受诸侯王和大臣们的朝贺。从此，长安将以朝廷首屈一指的古都而辉煌于史册。

庆典进行中，刘邦从高处扫视前来朝贺的诸侯王，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赵王张敖还关在监牢里，没资格来。还有就倚在身边的的小儿子代王如意。下意识往彻侯的班次中瞟了一眼，知道还有两人没来，一是赌气的淮阴侯韩信，二是闹气的合阳侯刘喜。

仪式按部就班地进行，已毕。兴犹未尽，皇帝与高级臣僚们便聚集到开阔见方的宣室中，继续喝酒海聊。刘邦手捧特为仪式置办的玉制酒樽，亮着嗓子说：“此酒专一为太上皇祝寿！”随即一饮而尽。等群臣喝过了，他却回忆起来：“记得吧，早先大人总以为指靠不上老小，又不能操持家业，又不如老二肯出力。现在咱们来比一比，我的家产比起老二来，谁更多些？”问话一出，立即引来哄堂大笑，全体高



呼：“万岁！”刘邦也是乐开了怀。可这时，太上皇正在丽邑与自己的老哥们儿尽情玩耍呢。

还是在高帝七年的时候，太上皇突然执意要回老家去，说是待在宫里要憋出病来。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老人家反而感到孤独凄苦，闷闷不乐，天天耍小脾气。刘邦觉得奇怪，就悄悄安排人去没事似的打听，太公抱怨说：“我从年轻时，就和那些市井少年、屠夫、小贩混在一起，成天沽酒、买饼、斗鸡、蹴鞠，好不快活。现在倒好，这些都没了，让我如何高兴得起来！”

刘邦听了汇报，想想父亲这么闹情绪也太不长面子。干脆选择在丽邑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并在那里置县，把老家那伙和太上皇玩得好的狐朋狗友全部迁来，让他们陪着玩个够。丽邑坐落在今西安东北，周朝时属于骊戎，秦灭骊戎后修建了城邑。

刘邦灵机一动，一个更能让父亲心满意足的创意诞生了。他当即下旨把丽邑改名为“新丰”，意思是“新的丰邑”，这便完全有了老家的感觉。果然，太上皇更加高兴，从此玩得连老家也不提了。

刘邦的心情还可以，匈奴的事一时也放慢了。于是想把张敖一案尽快了结掉。皇上之意不在贯高，于是派泄萑去提前赦免。泄萑对贯高说：“告诉你好消息，张王被放出来啦！”贯高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我家大王真的被赦免了？”泄萑点头：“真的！”又说：“皇上很看重您，现在您也恢复自由啦！”谁料贯高却说：“我忍受酷刑而不死，是为了证明赵王没有反叛。既然大王已经获释，我的责任就到此了却，死而无怨。再说，为臣子的谋反获罪，还有什么颜面再去侍奉皇上。不杀我，我心里就不愧疚？”说着，他挺直了脖子，探指猛击，敲断了自己的颈脉，当即身亡，直把泄萑惊得呆若木鸡。



### 说封禅两小无猜忌 迁大姓刘邦实关中

刘邦听了有关贯高自尽的汇报，总之是叹息了一番。查张敖并无牵涉，于是颁旨开赦。但渎职罪还是要追究一下，那就剥夺王爵，黜迁为宣平侯。又一名异姓王被乘机剔除了，随即代王如意改封为赵王。刘邦为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谋到了一个好去处。

因牵连而主动获罪的赵国郎中田叔、孟舒等，也被刘邦称许。既然贯高死了，他便退而求其次，召见所有被牵连羁京的赵臣。这是个姿态，目的在于抚慰赵王旧部，毕竟有一天如意要为那块土地做主。没承想，交谈中刘邦发觉田、孟的德行才干强过朝中大臣，便索性分别任命他们为汉中、云中郡守，此后直至担任封国相国。以贯高的开释为期，朝廷大赦。除死刑犯外，一律免罪，都放回家去。

办完这些事，刘邦起驾去雒阳，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赵王如意、楚王刘交随侍左右。

九、十月之交，匈奴部落里正在散漫地进行越冬准备，对汉朝边地的骚扰抢劫愈加肆无忌惮，雁门、代郡、上谷急报频传。

刘邦不胜其烦又心急如焚，他回到了和亲的思路，一跺脚下了决心。当下叫来刘敬，令他出使匈奴。刘敬问：“我该按啥口径与匈奴单于谈呢？”刘邦说：“就按你的意见，把我亲生的大公主嫁……”他咬咬牙，“嫁给那个混蛋首长！”说过了，立刻就去向皇后吕雉发布通牒。

吕雉还正为张敖的事不满，一看皇上态度强硬，便不再争吵，直大哭起来。刘邦却待不理，又挡不住她日夜哭哭啼啼，闹得自己也辛酸起来。就这么说服再三，犹豫再三，终究无可奈何。

这一日等刘邦去了，吕雉抹一抹眼泪，与侍奉一旁的辟阳侯审食其商量对策。由于审食其行事机巧，格外得到吕雉欢心，两人又朝夕不离，患难相随，日久成欢，已经不分彼此了。这事刘邦也不是不知道，但各取其便，有那么多的烦心事还管不过来呢！

当下审食其对吕后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吕后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啦！她立即派人秘密召张敖前来迎娶鲁元公主。张敖一到，洞房花烛早已预备停当，吕雉这才派人去请刘邦。眼见得木已成舟，刘邦也只好顺水推舟，

做了个“哑巴”丈人。

刘邦有人主之尊，终究却做不了吕后的主，细细想来，越觉得有背后的道理。此时退一步寻思，刘邦果真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食腥宿毡之地吗？通过这件事，他反而觉得女人的意志可用，也可怕。

天气渐冷，匈奴之患急切未能解决，但除刘敬的办法外，还真想不出更合适的点子。刘邦只得让刘敬多带些礼物先去匈奴探询一下和亲的可能性，如果行得通，再设法成行。

娶一名汉朝公主来，那是一件曾经向往过的事。冒顿单于回答：“这不早就说好了吗？”他是一位暗中向往中原的单于，既然在白登山放走了汉朝皇帝，也就等于默认了汉朝使者的提亲。这个回答倒是让刘敬琢磨了半晌，才拐着弯儿想清了其中道理。

大雪前锋沿山系迅速东移，落到了雁门郡的群山中，落到了马邑。蛮莽裹紧了土红色的斗篷，立在当院里，看雪绒儿纷纷洒洒，院里院外、城头山头，袒露一派白茫茫世界。

“想家啦？”身后响起了聂母苍朗的问话。莽赶忙回身，迎着老人和善的眼神，点点头，又摇摇头。聂母脸上，细微而密布的皱纹间流动着温暖的笑意。马厩里传来响鼻的声音，马蹄踩得地面“咚咚”地响。聂母赶紧看过一眼，说：“想是我们说话，冷落了它呢！”说时，自己却向前，仔细瞧过了，不由得连连惊叹：“好马！好马！”那骐骥虽在棚圈中，刚劲骏逸、神采飞扬之气却丝毫不减。又有温声的狗吠，原来是健壮的门犬正与天犬在雪中嬉戏，想是稍稍有些恼了。聂母瞅一眼跟过来的莽，见姑娘脸上绽开了可意的笑容，便从斗篷边拉了她的手：“咱进屋去！”又朝孙子那屋的窗户上看，说：“这小子只埋头读书，也不来陪姑娘说几句话。”便呼唤：“孙儿，到奶奶这屋来！”

进堂屋里等了好一阵子，聂省过来了，手里还捧着竹筒。此时往怀里一抱，腾出手给奶奶行礼，然后朝莽腴腆一笑，两脚扎在当地不动了。聂母便说：“今儿个别看下雪，天却温温的，让人犯困。”说着站起身：“行，我要歇会儿去啦——”朝孙子看：“莽姑娘从那么远来，她会想家的，咱可别让她觉得冷清！”说罢，进里屋去了。

聂省这才抬头看蛮莽，却只看她头上用来收拢和装扮头发的精致抹额，忽然嗅到断断续续拂来的野草香气，总有不一样的感觉。莽觉得好笑，便问：“聂省哥哥总是看啥书呢，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一问之下，聂省松弛了许多，坐下回答：“家父喜爱



藏书，我呢是啥书都读，只是个爱好，也不图啥！”菟问：“你知道简牍是怎么造出来的吗？”聂省回答：“最初是刻出来的，现今也能书写！”菟摇头，松开了下意识拽紧着的斗篷，说：“谁说不是刻出来的呢！”若有所思：“我听父王说过，我们那块儿有人把那些刻到岩石上，那也叫书吗？”聂省连忙说：“兴许也叫书吧。在石头上刻字的事，在中原就显得隆重了。始皇帝登泰山祭祀封禅，就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了一篇文章。”

菟来了兴趣，问：“那文章上都写了些啥呢？”聂省便摆着头吟诵起来：“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结，本原事业，祇诵功德……”菟好不容易听完，说：“我听不懂，你说说是啥意思！”聂省觉得有些为难，回答：“简单说吧，就是用大臣的名义记下皇帝各个方面的成就，巡视天下，跑到泰山上来歌功颂德。”菟又问：“那为啥要跑到山上去刻石头呢？”聂省解释：“刻石头是为了纪事，祭祀是表示对天地的敬仰，请求天地神明保佑秦朝宗庙永远流传下去，有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四世、五世……万世！永世！”菟纠正说：“我是问他为啥要跑到山上去呢！”聂省笑一笑，说：“明白啦，我的公主殿下。始皇帝不是觉得山顶离天更近些嘛！”

“你说啥，我的……你说我是你的？”菟突然岔过话头。聂省一愣：“不……不是……”他觉得无法解释，不由得红了脸。菟不以为然地说：“你的就你的，紧张啥呢！”聂省低下头，脸更加红了。菟也感觉到了什么，却并不细究，又问：“泰山是不是非常非常地高，比我们那儿的昆仑山还高好多好多？”聂省连忙摇头：“不，不，这没法比！”菟追问：“那始皇帝为啥不到昆仑山去封禅，那儿不是离天更近吗？穆天子不是早就去过吗？”聂省猛烈地摇头，这他一下子如何解释得清呢？但他忽然诧异了，菟便如何知道穆天子西游的往事呢？来不及有所表示，菟的问题实在太多，好在并不一定要得到所有的答案。只听又问：“你不是说祭祀天地吗，始皇帝为啥没有祭祀地呢？”聂省回答：“当然要祭地啦！始皇帝命人开辟道路登上泰山祭天，下山后来到梁父山区的旷野里祭地。他命令手下平整出一块长宽十二丈的土地，清除杂草，在上面筑了三尺高的台子，我们把这叫做‘坛’。坛边有三层台阶，方便走上去。始皇帝就在那里祭地，由太祝令这个专门的官儿主持祭祀仪式，用的是秦朝祖传的方式。这种方式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也就不知道了……”尽管聂省说“不知道”，菟却听得入了神。

聂省说开了，就沉到了书中，只管地说下去：“始皇帝接着往东到海边上，一路上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八神’就是天、地、兵、阴、阳、月、日、四时。”聂



省边说，边扳手指数着，他已经模糊了说话的对象。“海边上又有一座山，叫琅琊山，山顶是平的，所以又叫琅琊台。始皇帝在山上尽兴地游乐了三个月，又在山顶修建了一座平台，立了块石碑，也刻上了字。”菟惊讶道：“又刻字啦？”聂省不等菟要求，便开口背诵：“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转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菟虽然没法听懂内容，却已经完全领会，刻石无非就是记下皇帝在各个方面的成功，说明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她却问：“皇帝为啥又在琅琊山立碑呢？”聂省回答：“竹编上记载，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在他当国王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把都城迁到琅琊。他站在琅琊山上凝视东海，心里默默祈祷。过后，终于把秦、晋、齐、楚这些大国召集到一起，歃血为盟，共同遵从和辅佐周朝天子。其实，是让各国都不得不听越国的话，把他当作霸主。”菟明白了，说：“始皇帝觉得自己比越王勾践更加了不起，是吗？”聂省点头说：“公主妹妹真聪明！”菟非常重视聂省的夸奖，高兴得从座上跳了起来。

菟却是缠上了，请求道：“聂省哥哥再给我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聂省也是乐意，不假思索地说：“行，再讲一个。我刚才说始皇帝封泰山了，妹妹知道下山的时候碰到啥了吗？”菟说：“别问了，你明明知道我不知道！”聂省觉得自己忘形了，连忙收敛说：“对不起，是我不对！”菟说：“快讲吧，我又不是来听你道歉的！”聂省心里一乐，不再打岔，解释说：“只因为突然刮起大风，下起了大雨。始皇帝和大臣们只好避到树下。那树一共有五棵，树冠很大，连成一片。不一会儿，风雨停了，始皇帝觉得五棵树护驾有功，就把它们封为了大夫。”

菟真的乐了，拍手笑道：“这皇帝真逗，树又不是人，也给它们封官！”聂省却正经地说：“妹妹可不要小看了，天底下万物都是有神的。嗯——我想起来了，始皇帝为啥要去泰山封禅呢？那是因为从泰山之巅能放眼东方，东方有太阳升起来。再说，泰山上有玉石、灵芝、甘泉、神仙，还有……”菟抢过话头：“这些我们昆仑山上也是有的，我父王还把白玉河里出的最珍贵的玉送给聂叔叔了呢！你看，我这里有这么多！”她敞开头篷，指指自己脖子上的饰物。那脖子是裸露着的，聂省低下了头，不去看，口里应承着说：“妹妹说得对，中原人也是景仰昆仑山的，穆天子西游的故事读





书人都是知道的！” 蒯用力地点头，明亮的大眼睛放出炽热的光芒。对于聂省的认同，她心里感到十分愉快，仿佛是得到了一种很久就希望得到的褒奖。

大概是过于兴奋的原因，晚上聂省睡不着觉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五脏六腑里潜游着甜丝丝的细致，那感受仿佛是从蒯的气息中逸出的，他暗暗琢磨着这位玉人般的西域公主，她是那样质朴、率真，像一团火焰，与自己那样贴近又距离那样遥远，仿佛一丝美妙的异域音乐，动听而又飘渺。蒯在他的意识中交织着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是同一道彩虹映照下的中原与西域。他想到奶奶看她的表情，总是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好像总也看不够。聂省的心头涌起热浪，一潮接着一潮，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感觉。

刘敬很快就与冒顿达成了和亲协议以及恢复边地互市等一系列和睦相处的共识，取道九原，经上郡，直奔长安。沿着秦将蒙恬率众填挖黄土沟壑修筑的直道，一路上雪一阵雨一阵，阴一阵晴一阵，虽无曲折阻碍，但眼中多见土地荒芜而人烟稀少，只偶见牧群。内心斟酌形势，感慨颇多。

刘邦已经从雒阳回到长安，虽然近来多次感觉身体不适，但听到刘敬回来，还是迫不及待地召见。刘敬汇报了和亲谈判的情况，一切不出所料。朝廷除了嫁公主外，免不了要以“馈赠”的名义进行实际上的进贡，既满足了匈奴的贪欲，也保留了汉廷的尊严。这叫作“以财富换和平”，在其后历朝，此术不乏沿用，而且甚之又甚。这样虽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总比频繁遭到侵扰劫掠要强得多。在战争扰略中，留恋土地家园的农耕民族显得非常被动，大有坐以待毙的感觉，遭受的损失很大；而游牧族群却能连连得手，屡屡获益。

刘邦耐心听刘敬讲完，长长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也只能这样啦。朝廷也还得避免战事，安定内部，与民休息，否则如何能养成国力！”论谁这也是不甘心的，但不甘心又能怎样。

刘敬说：“臣又有一个建议，不知陛下可否采纳？”刘邦说：“有建议你尽管提！”刘敬于是禀告：“太原郡的形势可以说暂时稳定了，但再往北，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朝廷撤军后，韩王信滞留边地，其势力仍然活动在云中、雁门、代郡，借匈奴部落掳掠的机会浑水摸鱼。王黄、赵利另立山头，也没有一天消停。据说，王黄此人就是韩王信反叛的主谋，阴险得很。更重要的是，关中不可掉以轻心。”

刘邦听了这话，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催促说：“你一路都看到什么啦，快快说来！”刘敬说：“河南白羊王、楼烦王臣服于匈奴，他们的领地，最南边离长安只有

